

眼睛縫

供桌上你的照片鑲著華麗的邊框，眼睫毛上揚的弧度看來多神清氣爽，小小的眼睛縫裡有著旁人看不透的心裡話。

有人說，你是個工廠的大老闆，那時你不過而立之年就已白手起家，完全不靠爸媽的金援，只用自己那年輕力壯的肩膀承擔了所有創業的艱辛，讓你的妻兒過上很好的生活。你的人脈也很廣，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是你兄弟。

別人都叫你「胡鬚董」，因為你下巴蓄著濃密的鬍鬚，而你的臉看起來總是很威嚴，神色總是儼然地讓人不敢輕易得罪。你小小的眼睛縫裡，總迸射出讓人懾了心神的氣勢，你的厚唇也從不隨意輕啓對人表明心跡，古人說：「酒後吐真言」只可惜你酒量生來就好，兄弟、妻子也從未聽你醉到吐出真心話。

你兒子小時候曾把你奉為模範，小小的眼珠兒裡對你閃爍出多欣喜的崇拜，他看著你身為老闆的架勢，那一股平凡人沒有的霸氣凜然，那一份舉手投足都讓人屏氣凝神的岸然，他從小孩時代心裡就印上了你的背影。你還有個大女兒，她跟你兒子常常在你去外應酬時在家打鬧，弄得雞犬不寧，你妻子有時也拿竹條管教他們倆，但始終沒你那麼有效。每次你妻子打電話和你告狀，你淡淡地在電話那一頭說：「我回家處理。」這句話對你兒子女兒而言比竹條還要更像凌遲。你下班後，他們倆一聽見你走上樓梯的腳步聲，多沉重多緩慢的步調，就是多痛多不敢面對的處罰要來的前聲。

你一直自信自己娶了個高學歷的妻子，因為你只有國中畢業卻抱了個銘傳商專的女孩回家做老婆，這在那年代的鄉下來講是件拉風事。你妻子聰明又賢慧，在家幫你把生活上的一切事處理得井井有條，又順從地服侍著公婆，在鄰里眼中是個恪守婦德的好老婆也是不可多得的好媳婦。

那時候，你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你。

可是你認識我以後，你的人生就發生了極大的扭曲。

有一天你和妻子去算命，算命師建議你們倆在牛年生個孩子，而這孩子能為你們帶來財富。

所以在那一年，我出生了。

或許是那算命的說準了抑或是個巧合，那年你的工廠接了個大訂單，確實賺了不少錢。你大概想著，這筆錢該要去添購新的機器？還是再帶妻子出國玩呢？你還來不及決定這筆錢該如何運用，命運已經替你選擇好了。

那年我兩歲，你三十九歲中風。

畢生所賺的錢全投在醫藥上，你的工廠也因沒接手人而倒閉，你白手起家的所有心血全毀於一夕，而當你將辛苦攢來的錢全如流水般用光後，你猛然想起以前多少跟你稱兄道弟的人曾和你借多少錢，但這些債卻是討不回了。

你一直坐在躺椅上，椅旁佇立著一隻銀得發亮的四腳仗，而你的手則一直不歇斷地按著遙控器，眼裡總是茫茫然地望著不斷轉換的電視頻道。你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別人幫忙，連跌倒了也無法自己站起來，年幼的我都得替你呼喚媽媽來攙扶你。我有時看著這樣頹喪的你，又看看別人家的父親，我就羞愧地低下頭來，在學校裡我也和別人說：「我沒有爸爸。」在我眼裡，你沒有身為父親該有的樣子。

你常常送我一些小東西。有時把正在忙著念書的我喚到你所在的孤伶伶的客廳去，只為了把你手頭上僅有的兩、三塊錢塞給我。我還曾賭氣別人的爸爸都給鈔票，怎地你卻只給我銅板？你也會拿隔壁鄰居送你的糖果給我，而有些糖果沒有包裝，只是草草用衛生紙包起，你卻把糖放在不常洗的外套口袋裡，那些糖表面都沾了不少毛屑，但你始終要我拿去吃，殊不知我轉身後去了廁所，把它扔進垃圾筒。你偶爾出去放風時，看到地上有小孩隨意亂丟的玩具，你都會放著手中的拐杖，以緩慢又不穩的姿態蹲下去拾起，並帶回來只為了給早就已經青春期的我。

我的印象裡，你沒有甚麼朋友，你只有電視和一把銀到照光會刺眼的拐杖。

我跟你的關係一直不甚好，名存實亡的父女關係硬是把我們綁在了一起，血緣的羈絆沒有把我跟你拉得多親密，在我眼中你如此的陌生，我們不過是住在一屋簷下的不熟人。

那你呢？小小的眼睛縫裡映照出的我，在你眼裡又是甚麼？我看不清也看不見，那時候的我也沒意願去知道。

可是我再也沒機會知道了。縱使我再怎麼有心想知道答案，你也不會告訴我了。

那年我十六歲，你五十三歲第二次中風。

你的大腦多數部分皆已栓塞，你沒有辦法像以往一樣拿著拐杖行走，也沒辦法像以前那樣開口對我說話，你只能躺在床上，讓人幫你拍背、洗澡、換衣服。這段日子你身為男人的尊嚴全都喪盡，我看不到你眼睛縫裡是不是默默含著淚。

直到這種山窮水盡時刻，我才想試著挽回我們該有的父女關係。

可總有些決定被人生現實給逼著去做，比如中秋節那晚，整個台灣瀰漫著烤肉香和闔樂團圓的氣氛，卻唯獨我們家流出了傷感的淚水，從你那小小的眼睛縫裡，在你聽見你家人決定把你送去養護之家時。

養護之家的錢是個沉重的擔子。每當媽對哥哥姐姐分擔錢的事情，那又是一股凝重的氛圍，我暗自慶幸還好你沒有親耳聽到那些私下的對話。

你不住家的日子，我和你只能在六日相見。你懶懶地躺在床上，四肢肌肉慢慢地萎縮，你眼老愛望著單調的天花板，我們無語地相處在同一空間裡，多寂靜。我坐在床沿讀著課本、寫著功課，偶爾抬頭看你在做甚麼，卻也老是那幾個動作：睜眼、眨眼、閉眼，我也無法從你眼裡閱讀出額外的內容，那一細而狹長的眼睛

縫，把我們的心隔很遠很遠。

過了一陣子的安寧，我們間的寂靜悄悄地混入些雜穢。

你腳上開始有個小傷口，聽護理人員說只是不小心擦撞到的、並不礙事。但誰也沒想到禍患就是從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傷開始擴散。那樣一個小傷口，只因為動脈阻塞而轉變為敗血症，可你卻仍然面不改色。

每個禮拜，我看著你腳上的傷口不斷蔓延，心中的難過越是被你傷口在換藥時滴出的血給灌溉滋長。那個傷口蛀蝕著你的左腳，啃出了隧道似的小洞，再貪婪地往小腿上開路，這段路開得特慢，過了將近半年多才開到了膝蓋，那時的小腿肉全已潰爛，我不敢看著醫護人員替你換藥，也不願面對你臉面的掙扎，只是聽說你還是愛面子，沒留過一滴淚。你左小腿肚上的黑色面積不斷擴大，而一到了膝蓋就要接大動脈，醫生告訴我們：「時間不多了。」

果真，只過了兩天整隻左腳都被包了白色厚重的紗布而看不透裡頭的膿爛。

你小小的眼睛縫裡，始終沒流出淚水。

左腳的傷沒有好的一天，只要睜開眼醒來又會收到神經傳來的劇痛訊息，你想闔眼卻無法安睡，想叫也叫不出口，每日每夜像犯人被施以酷刑般地承受著蝕骨嚼肉之痛。你也不敢將視線往下移，唯恐看見何謂不成腳型。

你望著條紋相間的天花板，多單調卻也多像你如今日子的寫照。這天花板宛若只鏡子照著你單調無味的非人生活，無語問蒼天，因為事到如今又還能說甚麼呢？你想起自己叱吒於事業之上的偉姿，當時多少人對你投以崇仰的眼光，也有多少人排隊要諂媚你，而現如今一切已非昨日，你不過是個躺在床上還要妻子出外賺血汗錢來照顧的負擔。

你可能在心裡不斷自責自己，日夜在心裡低迴著貶低自己的話，也在夜深人靜、萬籟俱寂之際從你那小小的眼睛縫兒裡流出男兒淚。

最後一次你住院，半昏半醒的狀態下，每一次聽見你因那潰爛左腳的蝕骨之痛而低聲呻吟，每一次都讓我心裡宛似經歷了剝肉之痛。在無可奈何下請醫生替你打了鎮定劑和嗎啡，鎮壓了疼痛卻也讓你的生命現象快速地流失。你在之後一直緊閉著雙眼，而我一直看著你心跳圖上的波長和振幅，唯恐它突然有甚麼變化。

我突然想起小時候我賭氣和別人說：「我沒有爸爸。」這種賭氣話竟有成真的一天。我想掌摑年幼的自己一巴掌，我想大聲喝罵幼稚的自己。

最後一晚，我看見你心跳圖上的振幅忽大忽小，每一次線的陡然升起和下墜都引得我發慌，介面上的數字突然躍升，你那時卻突然睜大了雙眼，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你那麼大的眼眸，只是你沒有看著我，而是無神似的望著天花板。

你想著，這一生真是大事小事都經歷過了、酸甜苦辣也沒少一味沒嘗過。年輕時的豪邁爽快、白手起家的毅力、酒肉兄弟曾有的吃喝時光、從妻兒們贏來的尊敬，原來你曾經擁有過這些；生病後的落魄、被人冷眼的四肢不便、討不回來

的錢、樹倒猢猻散的兄弟、對你鄙夷的女兒、單調的病床生活、凌遲般的痛苦，終於你要離開這些苦事了。

終於……。

不斷下降的數字、漸趨平緩的折線、最後一刻總算團聚的妻兒……。

你緩緩闔上疲憊的雙眼。

每當我看著供桌上你年輕時的照片，那威嚴面容對我而言何其陌生，唯一與我記憶相似之處僅餘那小小的眼睛縫，仍瞧不出任何的心事。